

试论皮却林

罗 岭

《当代英雄》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所写的一部著名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于一八四〇年。小说包括《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塔满》、《玛丽公主》、《宿命论者》五篇独立的故事，由主人公皮却林为主线串联起来。这部作品以其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高度的艺术技巧，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诗人莱蒙托夫通过皮却林形象的塑造，描写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之后，俄罗斯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时代的那段历史生活的真实画面，表现了那个时代贵族阶级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封建专制的反抗，揭露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罪恶。但是由于作者贵族阶级的局限性，在批判反动社会的本质某些方面的同时，又美化了皮却林的个人反抗和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了他的玩世不恭的颓废没落的思想感情，给作品带来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

如何评价皮却林的形象，关系到这部世界名著的思想意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极力美化皮却林的形象，故意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企图以其反动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腐蚀青年一代，从而培养反对社会主义的个性，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服务；“四人帮”则不加分析地对皮却林的形象作出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企图彻底否定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以推行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我们既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把糟粕当作精华的反动宣传，也反对“四人帮”“不惜把婴儿同污水从澡盆里一起泼掉的对待古典文学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的任务则是要像列宁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学习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出其有害的影响。

莱蒙托夫塑造皮却林的形象是为了揭露封建贵族的社会，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人物的特点，就不难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作品一开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皮却林形象是一个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禁卫军军官；一个强健、聪明、能干的人。强健的体格使他“能够忍受漂泊生活的一切困苦”，聪明的才智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去评价四周人们的生活。面对着封建贵族社会的腐化和堕落，他抱着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告诉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金钱买到的各种快乐使他“厌烦”，上流社会使他“心灰意冷”，而“交际场中美人的爱情只能唤起他的幻想和自私，内心却是空虚的”，至于读书，学习科学，他也感到没有丝毫的用处，他说：“我算看出来了，无论名誉和幸福都跟它们（指知识）没有一点关系，因为最幸福的人乃是无知无识的人，而名誉呢？却是一种运气，要获得它，你只要会投机取巧就行。”

皮却林对丑恶的封建贵族社会的批判精神，不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直接和因循守旧的环境冲突着。他对梅利说，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和上流社会作斗争中过去的。这不完全

是一句空话，他被当时的政府当局流放到高加索来，就是他反叛过的表现。而他到高加索之后，继续和当地腐败的上流社会作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和钻营拍马，追逐名利的候补军官葛鲁式尼茨奇的斗争上。

但是，皮却林身上的这些正面的特点，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他强健的身体衰弱了，锋利的思想停滞了，热烈的感情冷淡了，而特别显著的是他的才能和他所进行的毫无价值的无聊的活动的矛盾。他整日无所事事，沉溺在空虚、苦闷之中，每天都在寻求奇遇来麻醉自己，把精力和时间都消耗在一些自欺欺人的行为上，他抢劫贝拉，诱惑梅利，玩弄维拉，扰乱私货贩子的家庭，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话说，只不过是一些“恶劣的打闹”行为而已。而他本人最后终于无法逃避黑暗的社会势力对他的折磨和吞噬，在很年青的时候就夭折了。

皮却林的形象究竟反映了什么呢？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人物的形象上，我们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必须从时代来寻找原因。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镇压十二月贵族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尼古拉一世继位为皇帝，恩格斯在谈到这位俄国的皇帝时说：“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庸才，他的见识不过一位连长，是一个把残酷当作有力，把任性顽固当作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显示权力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为了达到这一点，可以无所不为”（《马恩全集》，第十六卷）。在他的统治下，专制制度、农奴制度更加加强了，整个的俄罗斯像一座农奴制的兵营，社会上到处都是充军、流放和苦役。著名的批评家赫尔岑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时，他在一八四二年三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期，前途是漆黑的一团，看不见光明”。在谈到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时写道：“自然，这十年，他们不可能就老了，但是他们在毫无任何生气的社会窒息下，在胆怯可怜的卑躬屈节的气氛笼罩下，却变得软弱无力了”。莱蒙托夫通过皮却林形象的创造，深刻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这个特定时期的历史面貌，尖锐地批判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正如别林斯基指出的：“它揭示了自己流血的伤口，而不把它隐藏在骗人的破布之下”。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比起当时粉饰现实的作品，捏造乐观空气，麻醉人民，要更有价值得多。所以这部作品刚刚出版，就受到俄罗斯先进人们热烈的欢迎，也遭到反动政府激烈的反对，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封建贵族社会是怎样的黑暗、腐败和堕落，人的正常发展遭到怎样的残杀和摧残！

但是当我们指出皮却林的形象作为揭露封建贵族社会的对立面，在作品中起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完全肯定皮却林形象的本身。皮却林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他反叛的思想实质又是什么？我们说，从他的出身来说，是一个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他的思想实质来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而这两者并不矛盾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呢？翻开俄国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对于俄国贵族进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欧洲和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尖锐的对比大大震动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了他们前进的理想。应该说皮却林就是受了这种思潮影响的一个。但是资产阶级思想根本的弱点，就是它总是和个人主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对于皮却林来说，自然也不会例外。

首先我们看到皮却林反叛贵族社会，虽然包含了一定的反对封建、反对专制的理想，

但是更多地则从个人的不幸出发，或者如鲁迅先生所说：“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中没有出息的子弟一样”（鲁迅：《二心集》）关于这一点，皮却林对梅利的倾诉中有一段很好的说明：“我温逊有礼，却被指责阴险狡诈，……我觉得比他们都高明，人们却说我不如人，……。我说真话，人们不相信我，……。我看见那些不熟悉的人是怎样的幸福，不劳而获地享受着那些我曾经百折不挠地追求的利益，于是我心中生出绝望来”。他的话清楚地说明了他的反叛并不是认识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可耻的实际所负的责任”和“出自对社会经济各种原因的意义的深刻了解”，而只“是一种为了自己生活的失败以及它的耻辱而图谋复仇的愿望”（高尔基：《苏联的文学》）。

这种个人反抗，局限性自然很大，因为他在与贵族社会对抗时，只看到自己，既看不到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社会中先进的团体也是无视以至于敌视的态度。在小说中，皮却林和当时先进的社会团体是有一些联系的，例如他和医生瓦尔纳的友谊，作家描写他们是“在C……在许多青年人的喧哗堆里”做朋友的，这里谈到C和青年人，自然是指斯达福洛波里（Ставрополь）和流放在那里的十二月党人。皮却林对这个团体的态度是否定的，这表现在他和瓦尔纳对于信仰的谈话后，说的一段感想：“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在讲无聊的话，然而实在说，他们当中，谁都没有讲过比这更聪明的话了”。

与社会缺乏联系，不能够走上社会斗争的道路，这是皮却林的致命伤。高尔基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会议上指出，个人主义变成了自我中心论，就创造了“多余人”。皮却林正是这样的“多余的人”的典型。他坦白承认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忠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瓦尔纳说：“说真话，除了对自己，我们对一切都是很淡漠的”。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我仅仅是根据对自己的关系来看待别人的痛苦和欢乐”。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决定了他为所欲为的行动准则，他可以因一时的迷恋而去抢劫贝拉，也可以因感情的冷淡而把她置之不顾；他可以因为击败葛鲁式尼茨奇而去玩弄梅利的感情，使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他可以因麻醉自己，而与维拉始终维持着一种暧昧的关系，使她长期不幸；他可以因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扰乱一个盲童的家庭，使他们吓得鸡犬不宁，四处逃亡。总而言之，他“想到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最大的满足就是环绕着他的东西，样样服从他的意志”。

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把皮却林引向孤独的泥坑，使他“从怀疑走向怀疑”，使他毫无目的地在人生道路上徘徊，“我活着为什么呢？我生来为什么目的呢？”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厌世，渴望着死亡，对于死，他“就好像一个在跳舞会上打呵欠的人，想回家去睡觉一样”。

由以上种种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皮却林对封建贵族社会的反叛，无论是它的目的，表现的形式和最后的结局，都反映了资产阶级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则，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烙印。

应该说，莱蒙托夫对于皮却林的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是完全无批判的。这表现在人物对自己的分析和否定上，他说：“我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真正生活着，另一个却在思索着，并且裁判他”，“我有时蔑视我自己，是不是因此我就轻视别人”？此外作家还通过作品的次要人物来衬托人物性格的缺点。例如高加索山民热烈奔放的感情和皮却林喜怒无常的性格成了鲜明的对比，下级军官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对友谊诚挚的态度

和他的冷漠无情成了强烈的对照，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把他和瓦尔纳医生结成了朋友，但是瓦尔纳并不因不满现实而不去从事医生的职责，而皮却林终日无所事事。

然而莱蒙托夫这种对于人物的批判，比之对于人物的肯定来说，则是软弱无力的。从整个人物的创造看，作家把自己满腔的热情，全部的心血都深深地渗透在人物命运的描写中，把他的着眼点放在人物“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上，放在社会阻碍了个人发展上。在小说中，莱蒙托夫不止一次地通过自己和人物的口道出，皮却林是“一个出色的人”，一个“不幸得很”的人，一个“也是十分值得怜悯的人”，一个灵魂遭到“尘世所毁”的人。而在《皮却林日记序言》中，作家则公开地、肯定地对人物进行了这样总的评价：“也许读者想知道，我对于皮却林性格的意见吧？我的回答便是这本书的题名”。这就是说皮却林是当时时代的英雄人物。

莱蒙托夫作为普希金、拜伦的追随者，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诗人和作家，他一方面坚定地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在反动统治的猖狂下，他敢于反抗强横，发出响亮的呐喊，用自己的作品鼓舞人们的斗争，但另一方面，贵族阶级出身的局限性使他和同时代俄罗斯大多数作家一样，“与人民距离非常之远”（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看不见劳动人民斗争的康庄大道，在斗争中，他只看到自己，也只依靠自己。这种世界观的局限性，使他在政治上不能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则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美化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这就是在作品中，作家一方面把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个人反抗作为对立面去揭露和批判封建贵族社会，另一方面又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写得很美，把个人反抗看作唯一的社会斗争的方式，从而以肯定个人反抗开始，以否定一切社会斗争结束。虽然对封建贵族社会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但是终归还是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

我们并不否认在当时尼古拉一世窒息的统治下，资产阶级个人的反叛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这毕竟是一种窳劣的武器，一种软弱的斗争形式。

我们就从当时俄罗斯社会实际政治状况来说，不错，农奴制的兵营可以概括整个国家沉闷局面。但是广大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蔓延到整个的俄罗斯：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一年，波兰起义、霍乱病的暴动、军队的斗争，几乎是全俄罗斯的农民、士兵、手工业工人以及其他的劳动人民都起来反抗沙皇政府沉重的压迫。著名的乌克兰农民运动的领袖乌斯梯姆·卡尔蔑留克七次起来率领人民起来革命，七次被捕和流放，但一直到死都不能摧毁他对沙皇反动专制、农奴制斗争的坚强意志。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愤懑与抗争使当时俄国反动的宪兵头子本肯道夫都为之惊惶不安，他不得不上书沙皇说：“人民全心全意希望的一件事，就是解放”。因此，我们说，真正的革命斗争，不是皮却林个人主义的反抗，而是人民的革命斗争，真正的时代英雄不是个人主义者皮却林，而是千千万万伟大的劳动人民。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皮却林不仅与劳动人民距离遥远，就是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大的差距，尽管当时俄罗斯社会多么的黑暗，多么的窒息，然而像先进的知识分子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他们在艰苦的年代里，继承着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克服了无数的困难，终于走上了通向社会斗争的道路。无论在大学的求学时代，还是在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中，他们都以文学作为革命启蒙运动的手段，和残暴的沙皇政府作了尖锐的斗争。因此俄罗斯当时真正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是皮却林，而是他们。

《当代英雄》，象其它进步的古典文学一样，正如高尔基所指出是“蜜糖和毒药紧紧混在一起”的。一方面莱蒙托夫以巨大的力量和辛辣的笔墨鞭打了封建贵族社会，一方面他又美化了资产阶级个人的反抗。在揭露封建贵族社会的同时又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我们分析皮却林的形象，不是要人们向他学习，而是通过他，进一步认识黑暗的封建王国以及和它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王国的实质，加深对它们的批判，清除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思想残余，去建立一个莱蒙托夫所未曾理解的新社会。

列宁在谈到托尔斯泰时曾经说过，“为了使他的伟大的作品真正为全体人民所共有，必须进行斗争”。我们一定要驱散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四人帮”对《当代英雄》散布的种种迷雾，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它进行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拉封丹和他的《寓言诗》

王德华

拉封丹是十七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寓言诗人。他的生活和创作时期正是法国君主专制政体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走向衰落的开始。一六四三年，法王路易十四即位，由他的母亲安娜^①为他摄政，她让红衣主教马扎然^②代她执政。一六六一年，马扎然逝世，路易十四才亲自掌握政权，他委派科尔柏^③做他的财政大臣，把全部内政事务都集中于他一身。马扎然和科尔柏都是这个时代最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的治理下，法国实现了全国统一。科尔柏开办手工工厂，制造轻工业品；修筑道路，改善交通运输；建造商船，扩大海外贸易。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给文学艺术带来繁荣。这时期古典主义在法国文学中已占统治地位。物质力量和文艺的光辉使法国成为西欧的一大强国。路易十四的威望在不断增长。朝臣们为了取得国王的欢心，称他为“路易大帝”，把十七世纪称为“路易十四的世纪”，把法国这一时期的强盛完全归功于国王。

君主专制在法国之兴隆昌盛，正象在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靠对农民进行最残酷的剥削才实现的。路易十四骄奢淫佚，专横跋扈。他不喜欢巴黎，因为他对投石党运动^④心有余悸；他在凡尔赛大兴土木，修建华丽的宫殿，经常在那里举行豪华的宴会和盛典；他把法国各地的贵族、优秀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都吸引来组织这些宫廷的娱乐。路易十四未受过高深的教育，在文艺方面并无特长，但他懂得利用文学艺术来歌颂君主专制制度可以巩固他的统治。他于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给名作家发年俸，让他们享受贵族的待遇等，对促进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侵略战争和国王的穷奢极欲给法国当时的财政带来极大困难。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政府加紧压榨农民，迫使农民缴纳更多的苛捐杂税。政府的横征暴敛，僧侣、贵族的巧取豪夺，官吏的敲诈勒索，逼得农民走头无路，生活极为痛苦。国王是一个独断专横的君主，凡是他不喜欢的人，他就下密令逮捕，不加审问而无定期地被关进巴斯底监狱^⑤。政府不仅禁止未经许可的著作擅自出版，并且不许在私人谈话里对政府的行动